

JERUSALEM

耶路撒冷3000年

[以] 丹·巴哈特　沙龙·萨巴尔 著　王立新 石梅芳 译

石与灵



山東畫報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65
B903
179

耶路撒冷3000年

石与灵

〔以〕丹·巴哈特　沙龙·萨巴尔　著　　王立新　石梅芳　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CICIR
AYAJ89/07

山東畫報出版社

P　二〇〇四年一月二日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5-2002-16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路撒冷3000年：石与灵／（以）巴哈特，萨巴尔著；王立新，石梅芳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7
ISBN 7-80603-762-4

Ⅰ.耶… Ⅱ.①巴…②萨…③王…④石…
Ⅲ.①基督教－宗教艺术－简介－耶路撒冷②伊斯兰教－宗教艺术－简介－耶路撒冷 Ⅳ.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2038号

Jerusalem 3000 Years of History and Art
Stone and Spirit
©Matan Arts Publishers Ltd.
Dan Bahat Shalom Sabar
本书版权经由以色列驻华使馆帮助获得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0531）2053182（传真）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85×245毫米
12.5印张 200幅图 80千字
版　次 200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译者序



在世界文明史上，从古至今能够为人们所瞩目并发挥着持久影响力的城市并不多见，而耶路撒冷无疑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一座名城的形成，不在它的规模的大小——如果以此而论，耶路撒冷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要逊色许多——而是需要多种因素作为条件：文化传统、现实地位、经济的发达程度，乃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缘政治的因素，等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这种文化对于人类生活是否具有深刻的影响。耶路撒冷就正是以其卓然不群的文化品格，赢得了其它城市无法比拟的地位。

古代的巴勒斯坦，地处西亚“肥沃的新月地带”西南角，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两大文明地区之间，又濒临地中海，因此，它是沟通尼罗河流域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纽带；腓尼基人开辟了地中海的航运之后，由于西亚南部是阿拉伯沙漠区，东西方的通商贸易均需以巴勒斯坦的北段为通道，如此，这一地区就成为亚、非、欧三洲的交通枢纽和周边国家与地区争霸的军事要冲，各种文明的因子在这里碰撞、交融。希伯来－以色列民族正是在对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以及迦南本土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超越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神论宗教文化，耶路撒冷则是这一文化最集中的象征和体现。历史上的以色列民族国家，曾经历了统一王国时期和南北分国时期。早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第二王大卫就从耶布斯人手中攻取了此城，并将其作为王国的都城。为此，大卫王对原本是一座山顶小城的耶路撒冷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并将以色列人旷野游牧、半游牧时期象征耶和华上帝与以色列民同在的约柜迎至城中。

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即位后，在耶路撒冷兴建了壮丽的圣殿，约柜就安放在圣殿中的“至圣所”之内。圣殿既是王室献祭、祷告

的场所，也是国家举行全国性的宗教祭祀活动的地方。这座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所罗门王死后，统一王国分裂为二，北国以色列经数迁都城最后定都撒玛利亚，南国犹大则继续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尽管北国统治者出于与南国对抗的目的，于分裂之初就在北国建立丘坛和新的神殿供人们崇奉，但耶路撒冷的圣城地位依然得到南北两国百姓的尊重。

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为亚述帝国灭亡，构成北国的十个部落的人口被掳至亚述境内分散居住，逐渐被同化，成为消失于茫茫人海中的“十个丢失的部落”。南国犹大则一直存在到公元前586年，那一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大军攻陷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并将犹大百姓中的精英分三批掳往巴比伦。沦为“巴比伦俘囚”的犹大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对耶路撒冷的向往成为他们绵绵不绝的企盼。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征服了新巴比伦，次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王下诏允许犹大遗民返回耶路撒冷。他们在回归领袖所罗巴伯和尼米尔的领导下，又重修了城墙和圣殿——“第二圣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自治共同体。正是在回归时期的公元前5世纪，以色列民族宗教完成了从古代以色列宗教向传统犹太教的转化。



公元前198年，亚历山大大帝部将建立的塞琉古王朝统治了耶路撒冷，由于强制推行希腊文化，激起了公元前168年至前143年的马卡比大起义，起义胜利后，独立的犹太哈斯蒙尼王朝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公元前63年，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由罗马人委任的傀儡王或罗马总督统治。公元66年，反抗罗马人的第一次犹太战争爆发，公元70年，罗马军队在镇压了起义之后，摧毁了第二圣殿。公元132年，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第二次犹太战争爆发，三年后被罗马人残酷镇压下去。两次起义中，犹太人被大批屠杀，余者被迫陆续逃亡，开始了犹太人向世界各地的大流散时期。重归以耶路撒冷圣城为象征的故国家园，成为此后一千余年间世界各地犹太人梦中无尽的期待。

在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的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了。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耶稣基督曾在耶路撒冷宣讲天国的福音，并在这里被审判、钉上十字架，也在这里复活。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耶路撒冷也成为基督徒心目中的圣地。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依照其传统，耶路撒冷是先知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罕默德升宵之地，因此，它又成为穆斯林的三大圣地之一。从7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耶路撒冷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所统治的。这期间的中世纪里，东征的基督教十字军曾在这里建立了耶路撒冷拉丁王国，它前后存在了将近两百年（1099－1291年）。19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耶路撒冷的统治结束，巴勒斯坦作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由英国实行管理。

早在19世纪中叶，系统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就在欧洲提出，它以在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民族的主权国家为宗旨，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故土，复兴整个犹太民族。此后，犹太人开始小规模地迁往巴勒斯坦地区。经过犹太人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1917年11月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提出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的目标。随着纳粹势力的兴起，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状况恶化，开始较大规模地向巴勒斯坦移民。在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统治期间，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也日益高涨起来，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冲突加剧，英国当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批劫后余生的犹太人迫切地希望移民巴勒斯坦，英国政府于1947年4月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同年11月29日，联合国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分治”的决议，承认犹太人在该地区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力，但耶路撒冷的地位未决。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统治结束，同一天，现代以色列国宣布成立，耶路撒冷分为以色列辖区（西耶路撒冷）和约旦辖区（东耶路撒冷）。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辖区，宣布对其拥有主权，并视整个耶路撒冷为其“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并未得到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承认。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了数千年，耶路撒冷承载了太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同的文明在它身上打下了太多深刻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它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犹太人的民族宗教——犹太教——是世界上第一个一神教文化，尽管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犹太人在各时期的命运，它自身也经历着变化和发展，但古老的传统始终是犹太民族的文化之根。犹太教又与一神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是哺育西方文明的两大源泉；伊斯兰教则催生出灿烂的阿拉伯

－伊斯兰文明。作为三大宗教圣地的耶路撒冷，其特殊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意思是“和平之城”，但遗憾的是，和平至今未降临到它的身上。在以巴冲突中，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是焦点之一。错综复杂的历史、宗教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因素纠结在一起，使得矛盾的解决异常的艰难，但尊重耶路撒冷作为三教圣地的地位、承认巴勒斯坦民族与犹太民族享有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地区同等的合理要求、以巴双方通过非武力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应是通向和平之路的基本原则。

本书是一部历史与艺术相结合的著作，它用文字和图片共同展示了耶路撒冷这座历史名城三千年的发展概貌，完整地反映了耶路撒冷从古代到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的兴衰变迁过程，具有相当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书中的文字部分，采用了学术界公认的研究结论，对某些尚在争论和探讨的问题，作者也如实地做出了说明。图片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为考古发掘或现存实物的精美图像，一为历代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图片的选择不止局限于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一地，也不限于犹太本民族艺术家的创作，而是取自世界各地博物馆、艺术馆或私人藏品，也涉及到各个历史时期、多个民族的艺术家的创作，显示了作者编撰此书所持的客观、公正的原则和立场。



1995－1996年，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亲身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内蕴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正如以色列前总统魏兹曼先生在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所盼望的：“我希望这一天不再遥远，那时，耶路撒冷，这座3000年历史的城市，将会成为一个解决冲突的典范，一个宽容和共存的象征。”这也正是我们心中的祈祷。

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傅光中先生，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辛勤的劳动，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也感谢我的朋友张国刚博士、哈全安博士、叶民博士和朱小凡副教授，他们帮助译者解决了本书中一些拉丁文、阿拉伯文、德文等方面的问题。

王立新

2003年3月于南开大学

前 言

耶路撒冷，对不同宗教和全世界多种文化的人们来说，一直都是富有吸引力的磁石和灵感的源泉。

许多人渴望走近它——朝圣者、好奇的旅行家、军队指挥官和那些为这座城市着迷的艺术家。他们曾经访问它，被它的魅力所折服，为它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创造出了各种神奇而独特的、交融在一起的景象。

从大卫王的时代，耶路撒冷在人类历史上就书写了重要的一页。这座神奇之城的编年史也是世界各民族历史上引人入胜的篇章，对这一切的探索，同时也打开了一扇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艺术作品的窗口。

耶路撒冷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地区和全球争端的中心。我希望这一天不再遥远，那时，耶路撒冷，这座3000年历史的城市，将会成为一个解决冲突的典范，一个宽容和共存的象征。

这部堂皇、精美的著作，有对耶路撒冷历史广泛的描述，也有各类在全世界创作、从全世界收集的艺术作品。它是迷人而悦目的历史与艺术的结合，既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将精神与物质、神圣与世俗联接在了一起。

我确信，对那些感到自己的心灵与这些同以色列地和耶路撒冷相联的历史与艺术亲近的人们来说，本书将会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

埃泽尔·魏兹曼

以色列国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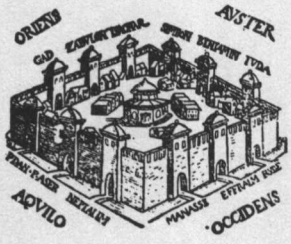
现实主义绘画：耶路撒冷地图

这位不知名的艺术家站在欣嫩子谷边的南山脊上，刻意抬高视点以增强效果；本画作于19世纪早期。泰狄·考莱克藏品，耶路撒冷。



“万国之中的耶路撒冷”

铜刻版地图，选自德国神学家格奥尔格·布劳恩和雕刻家弗兰兹·豪根堡的《方舆地图集》，科隆，德国，1584年出版。犹太博物馆，纽约。



目　录

译者序 /1

前言 /5

序言 /1

跨越诸时代艺术的耶路撒冷：真实与想象 /2

耶路撒冷的起源：古代城市 /10

第一章　大卫王之城(公元前 1000—前 961 年)/18

第二章　所罗门王修建圣殿(公元前 961—前 922 年)/30

第三章　犹大王国的都城(公元前 922—前 332 年)/44

第四章　希腊人的统治与哈斯蒙尼王国(公元 332—前 63 年)/62

第五章　希律王的都城：耶路撒冷最壮观的时代(公元前 63—公元 70 年)/74

第六章　埃利亚·卡毗托利纳：异教与基督教(公元 71—323 年)/90

第七章　拜占庭的圣城(公元 324—638 年)/106

第八章　弯月升起：贝塔尔－马克达斯(公元 638—1099 年)/120

第九章　十字架再临(公元 1099—1187 年)/136

第十章　一座东方城市：马木路克和奥斯曼时期(公元 1250—1917 年)/152

第十一章　回归和新生：以色列之都[①](19—20 世纪)/168

① 译者注：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根据联合国决议至今未定，以色列自行宣布它为本国首都，巴勒斯坦民族同样宣称对其拥有主权。

序言

关于耶路撒冷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一主题的另一本书呢？从此项工作的最初阶段上，这个问题就一直是本书作者们的指南：我们要创作一部不同类型的著作，它将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点，表现这座圣城非凡的历史——历史的描述与悦目的视觉形象交织在一起，其中形象的展示要比现实的叙述占有更多的篇幅。

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历史上，这座城市中被奉为神圣的地点、活动于历史上的引人瞩目的人物，还有那些动人心魄的景致，都激荡着信奉三种一神论宗教的历代艺术家的想像力。许多世纪以来产生的那些艺术形象，为创作它们的作者们的精神－宗教观念所作的见证，远多于它们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进程所作的记录。除了那些考古学家们发掘出来的同时代的历史遗物，编入本书各章的有关历史方面的图像作品，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文化对耶路撒冷这一特殊地方的原初的理解。

在为本书选择插图的过程中，我们试图最大限度地挑选那些人们尚不熟悉的不同国家和时期的艺术资料。为此，我们感谢所有曾帮助过我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所有名单见第184–185页）。本书的设计者们为保持这些作品的原有品质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他们出色的工作成就显明在本书的每一个页面上。特别要感谢本书的制作人和编辑大卫·阿隆，他不遗余力或者说是不惜代价地使这本书尽善尽美，为本书能够准确而贴切地反映耶路撒冷尘世与精神的辉煌做出了贡献。

丹·巴哈特

沙龙·萨巴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跨越诸时代艺术的耶路撒冷：真实与想象



圣　殿

选自《里雄利茨雍》插图，摩洛哥拉比海依姆·本·阿塔（1696－1743年）著，印行于伊斯坦布尔，17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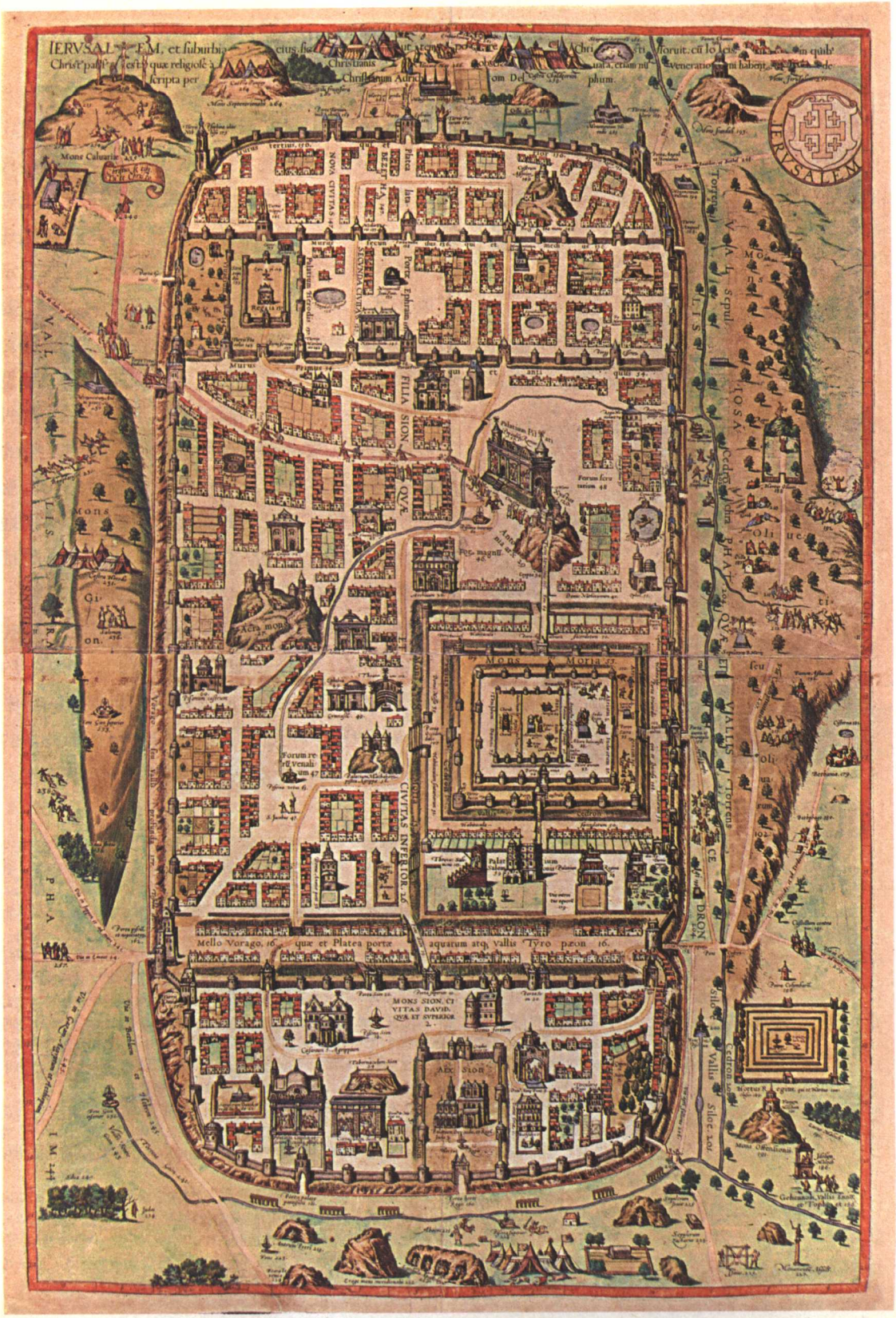
（右页图）耶路撒冷地图

这幅地图基本上是根据《圣经》和约瑟福斯·弗莱维厄斯[1]的著作绘制，克里斯汀·梵·阿德里科姆于1584年绘。劳尔藏品，耶路撒冷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

(1)译者注：约瑟福斯·弗莱维厄斯（公元37/38－约100年），犹太历史学家。公元66－70年犹太人反罗马人起义时，他曾任加利利地区的起义军指挥官，失败后投降罗马。著有《犹太战争史》和《犹太古事记》等著作。

遍布世界各地的圣城及其遗址在各国视觉艺术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人类历史的初始阶段，艺术家和工匠们就应邀使用铁笔、刷子和凿子等工具来描绘本国历史上的圣址，刻画与这些圣址相关的标志和重大事件。无论真实与否，这些的确构成了本国历史或神圣的宗教现实的一部分。这些标志和重大事件的描绘者，既包括知名的专业艺术家，也包括被历史长河湮没的民间艺人，他们的创造为后世建立了实体和精神上的形象，业已成为圣址影像本身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像耶路撒冷这样成为种类如此繁多、观念如此迥异的描绘题材。耶路撒冷的悠久历史，先后占据统治地位的不同文化，在三种主要的一神论宗教中的中心地位，已使它成为艺术史上的非凡之地。它宏阔多样的信仰和思想影响到众多艺术家，使他们更多地以反映当时民众的形象及其观点，而不仅仅是以描绘这个城市的本来面目的方式来刻画这座城市。当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艺术家们都在有选择地刻画这座城市不同的外在特征。但是，即便在那时，他们的选择也证明了该地的重要性或某个象征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该地有联系。除了这些外在特征的描述，我们还发现了不少对各处圣址的模式化的象征性图像，而这些图像只有创造它们的特殊团体的人们可以完全理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从来就不缺乏迷人的、富于想像力而又引人注目的描绘，比如那些作品，目的不是重现真实的自然风景，而是为了塑造一个理想中的城市——一个从未真实存在过、但为那些相信预言中世界末日到来时景象的人们苦苦渴求的中心。


IERVSALEM, et suburbia eius, sicut
Christ' passi, resurr. quæ religiosè à
scripta per
Christianis
Christianum Adric
om Dei
phum.
Mons Caluariæ
IERVSALEM
NOVA CIVITAS
Templum Domini
FILIA SION
QVÆ
Mons Moria
CIVITAS INFERIOR
Mello Vorago.
quæ et Platea portæ
aquarum atq; vallis Tyro pæon
MONS SION CIVITAS DAVID QVÆ ET SVPERIOR
AEC SION
Vallis Cedron
Vallis Siloe
Mons Oliueti
Gethsemani, vallis Ioſaphat
Torrens
VALLIS
MONS
PHA
IM



圣司蒂芬在耶路撒冷城墙外布道（局部）

维托瑞·卡帕其，约1514年绘。罗浮宫，巴黎。

最早与耶路撒冷及其各处圣地有关的知名艺术作品，要推溯到大卫王把那个小小的山顶城镇变为他的王国的都城之后的大约一千年。这些作品中包括比较次要的犹太艺术作品，还有在巴勒斯坦以及《塔木德》[①]时代，犹太人在其流散地建造的犹太教会堂的那些马赛克的地板，它们显示了很多有关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象征图案。最主要的图案无疑当数七杈大烛台（Menorah），即便在圣殿被毁之前它也被用于代表辉煌的圣殿（参见第69、81页图）。公元前70年以后，七杈烛台成为被摧毁的圣殿本身和人们热切期盼重建圣殿的典范标志。而罗马人显然也知道烛台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因为在提图斯凯旋门上雕刻的从犹地亚各行省带回的战利品的行列里，位居中心的正是这七杈大烛台（见第82–83页图）。七杈烛台上的火焰，通常被描绘为神奇地转向象征神的临在的中心，与它一道，朔法尔（羊角号）、香炉、约柜和四种枝条[②]，也经常出现在这些艺术作品当中（见第91、93、104页图），让人们想起当年圣殿的灿烂和辉煌；四种树木的枝条与住棚节[③]联系在一

①译者注：《塔木德》（Talmud）为犹太人口传律法的总集，其编纂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公元200–210年间，在乌沙犹太教公会首领、犹大亲王犹大拉比（Rabbi Judah）的主持下，犹太教公会将一百余位著名拉比的13部阐述犹太律法的法规文集编辑成一部《密西拿》（Mishna，意思为“口传的教诲”），用以指导犹太人在实际生活中按“摩西律法”的精神去做事。公元3世纪后，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要求，拉比们又补编了另一部律法释义的汇编《革马拉》（Germara，意思为“补全”）。两部分合称“《塔木德》”（意思为“学习”）。由于它秉承巴勒斯坦的犹太传统，这部于公元4世纪中叶完成的巨著在犹太教史上亦被称作《巴勒斯坦塔木德》或《耶路撒冷塔木德》。此后，为了照顾流散地犹太人实际生活对律法解释的需要，巴比伦犹太社区的拉比们继续对它进行增订和补编，于公元5世纪末完成了规模更为宏大的《巴比伦塔木德》。现通常所说的《塔木德》即指后者，其在犹太教中的地位为仅次于希伯来《圣经》（《塔纳赫》）的第二经典。对犹太人来说，《塔木德》就是其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伦理规范。广义的塔木德时代指从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所毁，到公元7世纪长达六百余年的拉比犹太教时期。

②关于四种枝条的记载，据《利未记》23：40为：“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后据拉比的解释，“美好树上的果子”为香橼树；“棕树上的枝子”为棕榈树；“茂密树的枝条”为桃金娘树；“河旁的柳枝”为柳树。犹太人在住棚节时，将这四种枝条扎为一束，称“卢拉夫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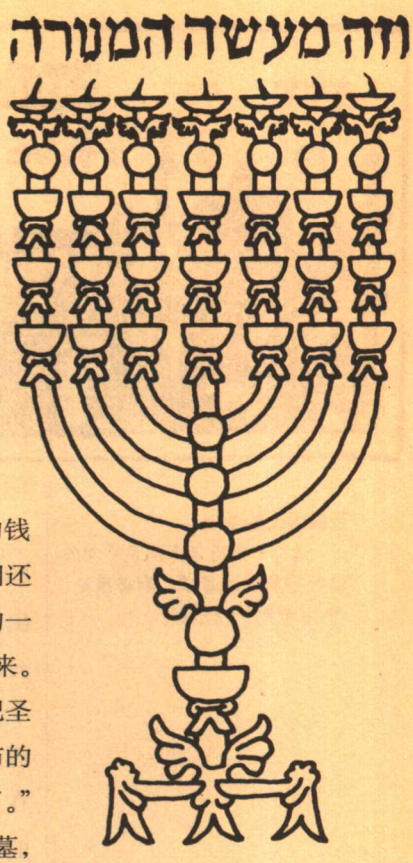
③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s）：为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另两个为逾越节和七七节），时间在每年的9月底或10月初，节期共8天，既是对秋季作物收割的感恩（参《出埃及记》23：16，34：22和《申命记》16：13－15），也为记念祖先旷野流浪时居住于帐篷的历史。住棚节期间，百姓要住在田园或室外搭建的棚中（参《利未记》23：39－43；《尼希米记》8：13－18），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起，而这个节日在古代是要在圣殿举行庆祝仪式的最主要的宗教和国家的大事。

圣殿的造型也表达了犹太人渴望独立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强烈愿望。第一个使圣殿形象长存于人们视觉的，是第二次反抗罗马人大起义的领袖巴尔－科赫巴。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圣殿的正面看起来是由四根柱子支撑着楣梁的结构（见第96、104页图）。这个图案并不是对两代人之前即已被毁掉的那座圣殿正面的精确描绘，而是更像异教的希腊风格的神庙，其程式化的造型是被人们所接受的一种古代用以描绘某一处圣址的风格。这个符号图案，通过放置在两个中心立柱之间的形象，体现了其中的犹太含义。希腊风格的神庙是为尊崇某位神祇而建造的，这个位置用来放置该神的塑像，而在巴尔－科赫巴时期的钱币上，安放在圣殿至圣所中的约柜则占据了这个地方。这个时期还创制了“金色耶路撒冷”，这是阿基巴拉比为妻子拉结所制造的一件首饰，大概呈耶路撒冷城墙的形状；这件首饰未能被流传下来。

对基督徒们来说，圣殿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场所，因为他们把圣殿的被毁当作是耶稣发怒时预言的实现，如他在圣殿中所宣布的那样：“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马太福音》24：2）。基督徒认为城市的中心地点是耶稣的圣墓，为此，公元4世纪海伦娜皇太后——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兴建了辉煌的大教堂对此予以纪念。在那个时期的基督教艺术中，圣墓大教堂被作为耶路撒冷的基督教的中心圣地出现，因其有浑圆的穹状屋顶，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第117页图）。沿着海伦娜的足迹，很多基督徒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为纪念耶稣的奇迹和功绩，他们在耶稣曾生活和施以教诲的地方建立了很多教堂。著名的马达巴地图从某些方面为寻找6世纪所建教堂的位置起到了指南的作用，它提供了《圣经》中所提到的以色列地的处处历史古迹。耶路撒冷被刻意地放在了地图的中心，面积几乎是其它地点面积总和的10倍；而圣墓大教堂就位于这幅地图的中心。尽管这幅镶嵌地图的设计过于明显地表达了其意识形态，但它对耶路撒冷房屋和街道的描绘多少还是精确的，而且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它的有益之处，例如，在发现拜占庭时期耶路撒冷的主要街道“卡多”遗迹时就是如此。

耶路撒冷作为天堂之城的形象，早在古代就已经在基督徒中



金质七枚大烛台

选自1299年于佩皮尼昂市绘制的希伯来圣经手稿的一幅插图。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圣殿山上的圣址

选自一幅有关圣地各圣处的流行印刷品的局部，耶路撒冷，约 19 世纪中叶出品。

广泛流传。而《启示录》（见第 12 章）中未来的耶路撒冷则被描述成一个结构对称的城市，12 扇大门镶嵌着珍珠和贵重的宝石，连街道都是用黄金铺成的（第 151 页图）。5 世纪和 6 世纪教堂墙上的马赛克装饰图案，通常的做法是在教堂半圆形的后殿入口处的凯旋门上绘制五彩斑斓的城墙。与耶路撒冷面对面耸立的城市是伯利恒，它们是耶稣传道时的两个中心城市。在这两个城市的下方都有六只绵羊，他们一起代表十二使徒和耶稣的所有信徒。（第 109、112–113、115 页图）。

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哈里发奥玛尔对圣地和耶路撒冷的征服，第三种宗教开始介入，它为城市建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为城市创造了新的标志物。尽管《古兰经》中并没有明确提到耶路撒冷[①]，后来的圣训却把各种重大事件都归结于这个城市。早在公元 691 年，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阿卜杜勒 · 马利克，就在所罗门圣殿至圣所遗址的基石上修建了岩石穹顶清真寺。在后来的各种传统中，此一位置便被认同为穆罕默德升宵时驻足的石头所在地。这件事有时同穆罕默德从麦加夜行到耶路撒冷的事迹一道，被描绘在穆斯林的很多精美的小画像上（第 132、135、137 页图）。这些绘画再现了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房屋和圣殿以及穆斯林清真寺的模样（第 124、127 页图）。

伊斯兰教后来把另一件事情也归于那块作为基石的磐石：最初的一神论者亚伯拉罕捆绑儿子献祭的地方。由于《古兰经》中没有明确提到以撒的名字，因此其注经者们就把亚伯拉罕捆绑的儿子当作以实玛利[②]。这件事情被认为和穆罕默德升宵可以相提并论，因为根据伊斯兰传统，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地点。人们确实在一些手稿中发现了描绘这两件事的图解，并用以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或者，替换一下，穆罕默德骑着马站在天使围成的圈子当中，每位天使手中都端着一个碗，碗

①译者注：但《古兰经》中多次提到“远寺”，即“阿克萨清真寺”，它位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还是穆罕默德升宵的起点和穆斯林移居麦地那初期的礼拜方向。

②译者注：原文如此，但内容不确。《古兰经》数次提及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次子以撒（易斯哈格）。另据《古兰经》的相关内容，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捆绑并试图献祭的系其长子以实玛利（易斯马仪），献祭地点在麦加而非耶路撒冷。

里冒着火苗，香烟袅袅。在这两个情景当中，都有一个天使带着一头用于献祭的公羊。

伊斯兰教对于圣地各个地点所做的表述影响超出了穆斯林世界的本身，对基督教艺术和犹太艺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099年，当十字军攻克穆斯林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时，他们发现城市非常繁荣；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中提到的事件和场所似乎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他们把自己当作了攻占迦南的约书亚和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圣殿的马卡比（第63页图）。在流传下来的完整的十字军地图中，城市中建于不同时期的场所的名字都存在时代错误，往往对应着以色列民昔日的英雄时代。例如，希律时代的喜皮克斯塔被称为“大卫塔”（第141、142、118–119页图），毗邻的大门被称为“大卫门”。然而，在西方的艺术里，对人们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形象影响最持久的，还是八角形结构的被十字军称之为“上帝之殿”的岩石穹顶清真寺。由于这种错误的对号入座，这种穆斯林结构便成为在基督教和犹太艺术中广泛传播的模式化的圣殿标志（第33、37、105、121、125、130、133页等图）。



想象的圣殿图

选自希伯来餐后感恩书，1750年出版于布拉格。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那些关于耶路撒冷历史事件的描绘兴趣日益高涨。约瑟福斯的著作，包括他那些关于城市及其历史的详细描述，为简·富凯[①]这样的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为约瑟福斯这位犹太历史学家的手稿做了品味雅致的图释（见第36页、38页、39页、61页、67页、80页和89页的插图）。

这些图片包含了与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有关的新话题，如“庞培进入圣殿至圣所”（见本书65页）。在这一阶段的关于耶路撒冷的描绘中，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家们把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镇（甚或他们家乡的城镇）加到了圣城的外观中（比如本书第45、52–53、67页的图片）。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关耶路撒冷的描绘风格开始包括古典结构，如古罗马的凯旋门和其他古代的建筑元素，因为在当时，耶路撒冷被人们认为是一座距今久远、需要他们来恢复其生机的城市（见本书第21、78、84–85、97及84页插图）。

①中世纪法国画家——译者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